

◎文学聚焦

# 现时代的青年精神

——由阿信及张展所想到的

聂 梦

1

小说，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天然拥有一张时代的面孔。如果没有现代世界的兴起，没有探险、发明、工业化、征服和暴力，我们就不会结识堂吉珂德，如果人类未能飞行、画面无法活动、声音不曾在空中遥遥传递，作家们就不必因时代的节奏而调整步调，文学史册中就只辑录下狄更斯和艾略特——那些属于马车代步时代的人和事，而错失K先生或吃着著名小玛德莱娜蛋糕的马赛尔。必须承认，在卷帙浩繁的优秀乃至伟大的文学文本中，每位文学“新人”的呼吸，吞吐的都是时代的空气。无论举起长剑刺向风车，还是由一口蛋糕展开大段回忆，他们的举手投足，终究要收纳到时代巨大的身影里。而今，属于中国的时代正上演着巨变。奔走于其中的人们所携带的面貌、分量、色彩、范围与日俱新，与之相匹配的中国文学，也在不断地自我展开，日渐丰盛、开阔。有论者称，20世纪是中国小说现代化的世纪，中国的小说家那时起便开始学习如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思想、体验和表达。然而，就在今天，置身于声势如此浩大的时代声息中，我们却迟迟未能收到来自文学“新人”的消息。换句话说，在当下文学已然贡献出的青年形象里，“新人”常常缺席。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长久以来，或者说近20年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青年形象摹写，始终为一种成见所支配——我们对于多义、复杂乃至混沌，从不吝惜自己的溢美之词，而在单纯、热望和一往直面前，却留下了大片的沉默。这种选择性的无视或退避，与小说家们美学的哲学的社会学的人类学等等焦虑有关，与将个体从宏大叙事打捞出来的冲动和责任感有关……它最终将自己卷入了一个悖论里：它所衍生出的对失败的偏好，本意是为了丰富文学的面相，最后却众口铤金地达成了单调。于是，具体到青年身上，各种“无力青年”“无为青年”甚至“失败青年”的形象如约而至。小说家们对于青年群体的外部考察与观照，缺乏细致辨别的耐心，缺乏切实的理解和同情，一不小心就滑落到大众文化、消费文化或青年亚文化的框框里。而青年的自我审视，又往往过于耐心，过于自我理解和同情了，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人物的现实精神、成长动力和行动的勇气，有些甚至直接演变为碎片青春的自我哀怜。如此往复，人们对于时下文学作品中青年形象的认知，不得不简化为一系列形容词：无序的，迷惘的，怀疑的，不知方向的，不明所终的。

迷惘和怀疑不是不能谈。它们本身也是时代的面孔之一，自有其意义与价值。但眼下的疑问是，我们的青年除了愁苦嗟喟、自怨自艾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表情和声音？答案是肯定的，但却几无事实。所以眼下的情况是，在小说



王妹英

深具诚意的生活是造就让人体认的作品的不二法门，定会有不少启示等待人们感悟。从《得城记》中你或许不难看到，这世上本来就有截然不同的几类人，一类人不是苟且偷安就是无止尽地在拼命索取，以为是在追求生活，实则浮生若梦，而另外一类人则把认真对待生活放在首位，像别林斯基说过的那样，把值得过的生活视为“丰功伟绩”。《得城记》的女主人公孙凌霄进入城市后就是如此，她没有刻意地想得到什么，但她终究得到了，她的幸福踏实可以回味。当然，她也吃过不少不应该吃的亏，她怀揣着懵懵懂懂的梦想，走入“夫家”之城，她是投机者眼里的傻瓜，是善良者眼中的不停考验自己的人。她以为跟外部世界对应的关系完全可以自治，从来不必逾越做人的准则，更不会辜负自己的付出。她总是在寻求与大自然、周围社会环境的和谐，尽管有时发觉与人打交道比与动物打交道还要困难，但她愿意忍受自己的痛苦以成全内心的快乐，结果真的就达成了通往幸福的快乐，在这快乐达成的过程中，她也与自己不断进行斗争，以便让自己过于结实和鲜活的躯体安静下来，领略生活的风霜，吸收生活赐予自己的丰富与深刻。

《得城记》演绎了一个个得与失的

里，在最应当展示人类无穷可能性的文学里，一百张生动的年轻面容正在合唱着同一段旋律。想法、风格迥异的小说家们为了重建主体性而付出的苦心孤诣的创造，非但没有让笔下人物的表情清晰独特起来，反而越变越模糊，直至退融到色调单一的背景板里。

我们早已过了用一个人物命名一个群体、用几个人物俘获所有想象的时代。倘若在文学中，为了破解旧的俗套而形成新的俗套，并任凭这新俗套一直延续下去，那么恐怕就真的是“一百个青年有一百个失望了”。它引发的不仅仅是文学形象的同质化，更会将小说家们的写作带入到一种无所建树的精神的虚无里。一种无目的、无将来、为否定而否定的虚无。这首先是写作本身的问题，但它也提醒我们，或许我们的青年，或者我们的时代，在这一方面也出现了问题。

2

还是有人愿意把窃窃私语转化为热切的行动——这是我阅读彭扬的《故事星球》（《人民文学》2017年第4期）时最大的感受。

其实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我们都容易达成这样一种共识，谈论梦想是危险的，在小说中谈论梦想尤其危险——骨感的现实常常会将丰满的理想刺穿，而小说家也有可能因此而失去阅读者的信任。《故事星球》就是一个关于梦想的故事，一个关于如何兜售故事的故事。从某种程度上说，彭扬写阿信，就是在写自己。在我看来，彭扬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目的论者。整个时代都如此激动人心了，我们又岂能疲乏无力？因此，他甘愿冒着风险，做一个无限大、又大得刚好可以实现的梦，然后再用文字安排一切，一步步化解风险，最终让风险成为好故事力量的一部分。

《故事星球》的外壳有种“酷酷的萌”。主人公阿信在帆船竞技的资本大航海时代组队打怪，为的是让正在长高的中国抬头看一看星空。天真而不幼稚，这既是彭扬追求的调子，同时又支撑起了整部小说的骨架，让阿信和小伙伴们站得更直，走得更稳。

◎新作评介

## 诚意生活的丰功伟绩

——读王妹英的新作《得城记》

梁鸿鹰

故事。事实上，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处于“得”与“失”的交错运行之中，在争取拥有与拒绝错失的过程中，光阴造就一切，抛弃其余。《得城记》作为一部得到现在失去过去之书，也是一部得到城市生活、失去乡村伦理，亦或部分得到物质庇护、部分失去真正自我之书。其实，以凌霄、艳红与九米三个女性为主轴当代人命运沉浮，说到底更是人们最感兴趣的人生历练传奇。梨花村三个女性踏出的不同道路，是被岁月所塑造的，也是被自己的心意塑造的。作者因多年深入陕北、关中、陕南多个县市而获得了生活细致经验，她要把当今世上人们活法中最有价值的东西亮在最珍视的写作中。因为，生活所赐予她的丰功伟绩从不肯夺走她那颗热爱生活的温柔、甘美的心意。这颗心意让她凿透命运的围墙，看到外头世界的光亮，照亮生活的多重意义，吸引与感奋着读到小说的人们。

现实的威力或许永远比我们看到的巨大，作品从多个角度刻画了城市对主人公孙凌霄的巨大塑造作用，她就如同自己父亲概括的那样，有“一个不赖的脸蛋和心肠”，在这个最直接的条件之外，或者说更要紧的，是具有一些乡村罕见女子先天具备的灵气、思考的心智，具有肯动脑筋的习惯，她在九米和

但我所关心的，是故事中传递出的节奏，是一种青年人所特有的、奔跑与急停所带来的速度感。小说中共写到6次仆街，阿信和他的团队仆街很快，爬起来也很快。就是这样一种“奔跑—急停—再奔跑”的速度感，把我们的心也搅动得不安分起来。真正寓于跑停之间的，是一种现时代青年的心理节奏。我们仿佛看到一个在自己人生道路上飞速奔驰的年轻人，被现实一次又一次绊倒，但他并不肯在泥潭中过久停留。小说中一再出现的跌倒，有同意重复，也有递进成长。阿信的奔跑，不单单是消耗热量的机械运动，还是一种心境，一种创造，一种时代的具象和表征。阿信奔跑的背影，甚至让我想起了阿甘。

从阿信身上，我们辨认出了一种处于成形过程中的“新人”的可能，以及一种新的姿态。这姿态同时也属于彭扬，属于更多的青年作家，这姿态中，蕴藏着青年写作的新路向——现实里属于文学的不仅仅是“多余人”的摔打，还一定有“新人”的奋斗史和自主成长经验，以及那些“不可破碎”形态，不可轻慢的抵达，不可丢弃的心灵”（《人民文学》卷首语）。

但问题仍在继续。支持阿信一再奔跑的驱动力究竟是什么？单单是属于青年人的焦虑么？我不由地想起另一个新质的形象，他来自于孙惠芬的长篇小说《寻找张展》（《人民文学》2016年第7期）。自父亲空难去世后，“官二代”张展便一条叛逆不羁、呼朋唤友、自我放逐的路上人间蒸发了。待他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时，形象已然变得低调谦和、富有爱心、才华横溢。作者大海捞针，最终找回了完整的张展，而阅读则收获了一些富有意味的对照项：叛逆对应权力和物质的异化，谦和对应过去和真相的体察、对父辈苦衷的理解、对自我价值的肯定以及对现实人生的愿景。张展和阿信也许并不相像，姿态也不一致。张展想要的是自我辨认和自我寻找，阿信的任务则是自我实现、自我发展；张展是回溯的，阿信却一往无前。但就是这样两股完全异向的力量，却在两人之间形成了奇妙的呼

艳红之间卓然而立，还因为她有一种难得的定力。定力的获得在主人公那里只不过是生命过程中的一个插曲，但对《得城记》的作者来说，则还有进一步的意义——就是在土地、庄稼和不停劳作的芸芸众生等这些王妹英写作向来专属的题材领地之外，通过开拓和掘进终于进入一个新鲜的领域。我们或许会在不习惯，会在惊讶、疑惑、震动中，感受到她的其他作品诸如《七福》《福满山》《山川记》等小说作品中不同的气象。以往，农村作为她笔下人物活动的中心舞台和中心场景，始终是人物命运的推进器，而散发着泥土气息的旷野罡风，在不断袅袅升腾着的炊烟中，在家长里短、风起云落、草长蜂飞的熟悉世界里，不停地在风云际会中拂过轮回流转的庸常日子，以宗法社会的逻辑运转，告诉人们什么是合理的，什么是该抛弃的。

《得城记》的作者在与乡村书写依告别过程中开辟的新生面，仿佛要冲破乡村巨大隐形与实在的物质精神藩篱，让尖锐的笔触更为出其不意地探寻城市空间，探寻到人物内心世界的所有隐秘，最终人们会发现，那个气象万千的都市所呈现的面目，绝非农村女子当初能够想象得出来的，她们从安详的生活中醒来，以自己的头脑与身体破解、

应和续接。在这呼应和续接之下，他们分享着同一种精神。

我以为，这就是青年的精神。

3

事实上，精神和梦想的属性一致，都是危险物，让谈论它们的人固步自封、自设陷阱。但既然已经从阿信聊到了张展，这陷阱确是不得不跳了。并且在我看来，如果不触及精神问题，就永远无法抵达两位人物的内核所在，只能在创业怪咖和官二代的层面上不断绕圈圈。

在阿信和张展身上，选择始终都是他们的人生关键词。略萨曾在《给青年小说家的信》里将选择分为自由选择和自我选择（自主选择）。放在今天的语境下，它们两者的待遇又各不相同。我们此刻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对青年友好的时代，一个青年被认真爱护、甚至过分爱护的时代。选择的自由被严密保护着，选择的自主则有赖于年轻人自己去解决。时代微笑着提示青年：要么干脆做一个挂着青年招牌的利己主义者，要么让更多的反思和自觉融进你的选择。

顺着张展的目光向回看，阐述现时代青年的自我选择、青年的自主精神，首先出现的一条重要原则是，要有所“疑”，有所“不为”。这条原则伟大可以溯源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青年传统，或者说它本来就是青年人应有的常态。但问题是，实现了“疑”和“不为”，接下来的“信”和“为”方向又在哪里？阿信的发问“未来怎么不能现在就来”，与第二关的方向性疑难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它们一同指向了青年往何处去的内在困局。阿信肯定是听过鲁迅先生的教导的，要“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但阿信的时代，已经是呐喊和不破不立的需求及其必要性正在减弱的时代。这样的时代对年轻人提出了新的考验：路在脚下了，大胆说话的人也多了，你们自己决定该怎样勇敢地进行罢。

“选择一条让自己尊敬自己的路”，这是阿信给出的回答，在他和张展翻越了无数高峰低谷之后，在经历了反抗、抱怨、宣泄和对历史、传统和现实有所理解有所认可有所责任之后。事实上，这样的表述我们早已在年轻的马克思那里就曾经听到过。热情有可能须臾而生，又须臾而逝，我们受到的鼓舞究竟是不是一种迷误？选择一种能使我们有尊严的职业，“在从事这种职业时我们不是作为奴隶般的工具，而是在自己的领域内独立地进行创造；这种职业不需要有不体面的行动（哪怕是只是表面上不体面的行动），甚至最优秀的人物也会怀着崇高的自豪感去从事它。”尊严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拿出建构一个属于自己的完整世界的勇气，向着自身最大的潜能处探寻。

的确，这是一个对青年友好的时代，但与此同时，还是一个可以定义自身伟大的时代。“每个人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伟大生活”（阿信语），只有这样，未来才能现在就来。

攻克外部世界的铠甲。作品书名中的“得”字，有争取、获得、到手、享受、拥有等等意思，更有抓住未曾遭遇的机会的意思。“得城”对女性来说，只要在头脑中拥有了，就可以保持一份天真、几分幻想，大至城池、权力、雁塔，一切的一切，小至骡马市集、针头线脑、凡间尘土，仿佛一切都在她们的掌控之下，世道不管怎样乾坤大挪移，不变的是人间反复无常中的定数——得即是失，满足即是匮乏，“仿佛澄澈的太阳，怎样落下，就怎样升起。”

“亲爱的。时间沉睡在无数暗影中。街边的路灯，将胆怯的晨曦照耀。被子底下的小花将你叫醒。藤蔓葱郁缠绕，深隐在蓝色的河流和亘古之中。”读到这里，要与徐徐推进的故事告别了，我们发现自己掉进作者编织的故事之网，被富有节奏感和韵律感的语言所牵引，会惊讶她在语言上的升华锤炼。《得城记》语汇丰富、语意延伸变化多样，古语之醇厚与当今语言之鲜活不断杂糅，地域方言与当代书面语合为一炉，融炼生成一种既古又今、既雅又朴的言说方式，这种进展同样得益于生活可贵的启示，是生活丰功伟绩的一部分。当然，作者有些过分沉溺于自己新风格语言的实验，有时也难免陷入生涩与难解。

散文写到一定境界后，讲究的应该是文字中独特的气质了。最近读了赖赛飞的散文集《生活序列号》，这种感觉特别明显。这本集子带有明显的作家气质。一个整体感觉是，文字很温暖，具有生活的温度，但又在生活之上，有一种冷静的哲思在里边。这种哲思不是把生活哲理化，而是把作家对生活本真的思考，很自然地融入所书写的人物、事件中，于是这些文字就有了灵气，带领我们感受不同人生的美，一种诗意的栖居。而实际上，作家笔下的生活是真实的，甚至残酷的。她所写的都是普通人，为了生活而奔波忙碌，比如出租车司机、报刊亭老板娘、洗衣店老板娘、路边小吃店老板娘、快递小哥、家政服务员、清洁工等，都是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一群人，也写一些特殊的人群，比如医生、渔民、海员、守山人等。这些人的生活并不容易，但他们都有各自的应对技能、生活的智慧，都能为自己创造一片得以容身的天地。在作者的写作中，没有粉饰、矫情与造作，也没有居高临下的同情、怜悯与施舍，更没有愤世嫉俗的代言与呼吁，有的只是一颗真实的心，似乎那些文字不由她支配，而是由笔下人物的生活自然流淌出的。这应该是散文写作的比较高的境界。

散文之散，在于阅读的广博、见识的广博、阅历的广博。散文之高，在于对人生的深刻洞察，对世事的宽容理解。真正把自己放进去，写出的文字才真正具有动人的力量。这部散文之所以动人，就是因为作者把自己的真心放进去了。她笔下的人物共呼吸，感同身受。作品中的独特气质还来源于作者对故乡的坚守，对写作的坚守。赖赛飞出生在浙江象山一个海边小岛，并且长期居住在那里，从小耳濡目染的是一种区别于内陆地区农耕文化的海洋文化。大海的丰盈与喜怒无常，海边渔民、海员及其家人的生

活，给了她独特的生命体验，成为她丰富的创作资源。散文的语言常常是作家思维方式的外化。这部散文的语言就很有特点，优美而不做作，读起来还有点怪，自成一体，有一种安静优雅的力量吸引着我们沉下心来，细细去读。更吸引我们的，是她笔下书写的那些海边生活的普通人，他们身上散发的海洋风情是那么让人着迷，可以说这是我国海洋文化最真实的表达。中国的海洋文化历史悠久。我国拥有近30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与3.2万公里长的海岸线，6000多个大大小小的岛屿散布在海岸线周边，那么长的海岸线周边形成了各有特色的海洋文化。赖赛飞所写的浙江沿海就与福建沿海的文化不尽相同，更不要说与山东沿海的差别有多大了。当下我们的文学作品中，表现海洋文化、海边人群的作品真的不多。这么大的一个群体，需要作家去发现、去书写。他们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写好中国的海洋文化，也是对世界海洋文化的有力补充。期待坚守海边的赖赛飞写出沿海人的精神特质，更期待更多的坚守故乡的写作，挖掘出中国人的精神特质。

散文之散，在于阅读的广博、见识的广博、阅历的广博。散文之高，在于对人生的深刻洞察，对世事的宽容理解。真正把自己放进去，写出的文字才真正具有动人的力量。这部散文之所以动人，就是因为作者把自己的真心放进去了。她笔下的人物共呼吸，感同身受。作品中的独特气质还来源于作者对故乡的坚守，对写作的坚守。赖赛飞出生在浙江象山一个海边小岛，并且长期居住在那里，从小耳濡目染的是一种区别于内陆地区农耕文化的海洋文化。大海的丰盈与喜怒无常，海边渔民、海员及其家人的生

## 大江健三郎领衔著述 “日本当代文化思想译丛” 传播日本民众反战呼声

杨 鸥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许金龙主编、中日两国著名学者共同组成专家团队与上海译文出版社合作策划的“当代日本文化思想译丛”近日出版。丛书翻译了大江健三郎、、奥平康弘、泽地久枝、三木睦子、井上厦、小森阳一、高桥哲哉等日本作家、学者的著述，以供我国民众了解日本当下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真实反映日本右翼不得民心、民众呼吁和平的声音。

日本民间以维护和平宪法第九条的“九条会”为代表，始终存在反对扩军备战的和平力量，与日益猖獗的右翼保守势力进行不懈的斗争。该群众和平组织拥有百余万会员，由大江健三郎等9位日本有识之士于2004年创建。他们的正义斗争却几乎不为我国民众所知。这套丛书的引介与翻译，是中国读者了解他们的声音的窗口。该套丛书共5本，无论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将视角投向美军驻日基地冲绳、自省战后日本人存在的杂文集《冲绳札记》，揭露右

“诗意浓香”全球系列诗歌赛事启动

为进一步扩大群众对诗歌活动的参与度，中国作协《诗刊》社与四川泸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诗意浓香”全球系列赛事的线上征集活动日前在京启动，征集作品包括现代诗和旧体诗创作、诗歌朗诵和书法等。本次活动是推广普及诗歌的公益性活动，组委会将免费为诗歌爱好者和读者每月提



翼势力对“九条会”成员的法律陷害的纪实作品《记录·冲绳“集体自杀”审判》，并上厦以广岛原子弹爆炸为背景创作的反战剧本《和爸爸在一起》，还是思想学家子安宣邦立足日本近代民俗、人文及对中国文化研究，从精神角度分析其思想与态度变化的《日本现代思想批判》，大江健三郎等5位知名左翼人士的演讲、谈话集《现在，请选择宪法的窗口》。这些作品都代表着一份“几乎不为人知的正义”。这份正义有对历史的反思，对民族精神的探索，对民众生活的解读以及文学的感召。

供1万册《诗刊》。活动将以北京、成都、泸州为三大活动核心区。七夕前后，国际诗酒文化大会将在成都举办草堂诗会、中国诗酒文化系列研讨会，以纪念中国新诗百年，并将拍摄“百年新诗”宣传片，编撰《中国诗选》（古体诗卷、现代诗卷）等书籍，赛事的各个奖项将于10月在泸州揭晓。（文一）